情感天地

土布衫情结

那几天趁着儿子厂里放假，父子两人特返老家——东阳东璜山，将一些箱箱柜柜搬过来。

整理时，儿子翻到箱子里一套半新旧发白了的土布衫，随手取出欲扔掉，我赶紧一把夺过制止说："那是我穿的，不能扔。""这种背时的'乡巴货'为啥还要留着它？"说着，打开我的专用固定大衣橱，指着挂得密密层层的四季服装说："爸爸，你这么多衣服穿上十年也穿不破了……"未等儿子把话说完，我接口说："即使不添新衣服，家里的衣服也够我晚年穿了，但这套土布衫我还是要留着的，因为我对它情有独钟。"

上世纪60年代初，因我国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在杭州某公司当干部的父亲，响应精减人员，承担国家困难的号召，从单位下放务农。于是，我们全家从杭城举迁东阳。回老家不久，看到乡里乡亲大多数人穿的都是土布衫，而土布衫厚实、经济又耐看，惹得我们怪眼红的。于是，父母提议也在自留地里种些棉花，意在穿着上来点自给自足，并许诺到时每人都有一套土布衫。

每到采摘棉花的时节，我们便会全家总动员，除了幼小的妹妹，上初中的我和上小学的弟弟便会屁颠屁颠地跟在父母后面前来"助阵"。摘棉花于我和弟来说，觉得还蛮轻松挺有乐趣的，殊不知，从摘棉花开始一直到制成土布，还需要好多道工序，其艰辛可想可知，其中尤以给纱和织布这两道工序为最繁重。

当时，母亲虽才40来岁，只因长期体弱多病，又加上眼睛不好，故显得甚是憔悴，再加上长期住城又不谙农家活，因此，简单的纺纱活对她来说，也得从头学起。但凭着母亲的专注与勤快，很快便学会了。而织布这道工序是技术性和体力要求都很高的活，只得请人代劳了。

"谁知身上衣，件件皆辛苦。"晚上，母亲抖落了白天劳碌的风尘，端坐在纺纱机边，佝偻着日渐瘦衰的身子，沉重地摇起纺织柄，去纺那怎么纺也纺不完的纱。在昏暗的油灯下，瞧着板壁上隐隐约约，而有节奏和韵律的母亲的影子，听那从纺织机里擦出的沙沙声，我终于读懂了"勤劳不怕苦"这五个字的确切含义。

3年多以后，父母的"一人一套土布衫"如约兑现。

当我首次穿上这套浸透着全家人汗水的带有印花条子的崭新土布衫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穿着它，我有一种稳重、踏实之感。以后，我穿着它坐火车，乘轮船，上北方，下江南；我穿着它在天安门前留过影，还曾穿着它漫步在上海的南京路。当别人夸我的土布衫制作不错时，我便会不失时机地在他们面前"炫耀"：身上的土布衫是"东阳制造"、"东阳特色"、"东阳品牌"等等，我压根已经把土布衫作为"东阳骄傲"的代名词了。

（厉守龙）

幸福驿站

遇见秋天

一阵西风徐徐，一阵细雨绵绵，秋以柔美的姿态在我的身边徘徊。奔忙的脚步，急躁的心境，茫茫间，隔山隔水般，我与秋变得疏离起来。当一片黄叶落在我的肩上、脸上，还有心上时，凄然的眼神，对着长空，静默中流着泪，仿佛有无数心酸要涌出来。

两手空空，迈步山间松林，信步街边小道，任细风吹动我的心，任细雨润湿我的心。那柔和的阳光，如一双手抓住我的心，一时，心海里涌进的尽是温暖如春的景致，原来，心怀一束阳光，拥抱秋色秋意，所有的归宿都是丰收的归宿，再坏的心境也会变得花开艳艳。

秋，注定与悲伤有缘。秋风瑟瑟下的思念，注定是可望不可及，柳永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诠释秋天的缠绵，诉说与情人离别的哀伤。欧阳修说"悲哉，此秋声也。"杜甫说"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悲秋"。在现代诗中，秋也有悲凉的情份，黯淡的、萧条的氛围带给人们愁云惨淡。

走向旷野，荒草满地，收割后的土地，显得瘦了，仿佛经历了万千磨难，经历了沧桑巨变，留下的，便是残弱的身体，沉默的注视。浩渺长空，沉睡的村庄，留给我无尽的想象。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树，保持着站立的姿势，显出生命的执着。只是那些渐远渐去的黄叶，单薄了树的姿态。原来，一切繁茂都是孤独的代名词，剩余的尽是苍凉与坚守。不知名的草与藤，暂别绿的点缀，低垂着头，耷着脑袋，尽显秋天的本色。偶尔，一株两株小草，顽强生长着绿叶，开着小花，誓与秋天作对，誓把生命写成鲜艳与壮丽。

丰收是秋天的本意，更是人们向往的结局，透绿的葡萄、通红的苹果、棕褐的板栗、火红的山楂，点缀着秋天的金黄，丰盈起欢笑的笑容。漫步于田间之上，丰收喜悦之时，那无际田野上一派金黄，正是秋的本色。人们的脸上洋溢的笑，不正是秋来的幸福颜色吗？你看，密林之中，览山水之秋色，临水迎风，秋水碧于天，长空蓝于水，浑然一体。

秋的各种姿态，各种韵味，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感受，但是秋还是那个秋，色还是那个色。秋天里多的是色调，升腾起不同的心情。人生四季，都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状态，怀抱不同的心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世事沧桑，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人，在秋天里会有不同的感慨，情不自禁弹奏出妙音。但是，能够守住一份自省的宁静，守望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那些空旷与辽远，忧伤与无奈，便在秋光秋色中消散了，远去了。

（张培胜）

艺 苑

花好月圆 墨言 摄

思想火花

人间有味是清欢

一位朋友在微信里晒出了一组家居图，很寻常的馒头面条。看到的朋友们竟纷纷为之点赞，深为共鸣。关键在于那馒头面条是朋友手工做的。她说，别上街买馒头了，一点儿麦子的香味都没有。自己做的就是好吃。

成家后，我也有过这般的居家生活。亲手亲力，一捧捧面粉在闲情慧心之下变成了圆润光滑的馒头，细致筋道的面条。且亲手制作的过程，温情默默，心思柔软。享用之时，气定神闲，虽是再简单不过的清淡食物，却称得上"人间有味是清欢"。

然而，在这个看似忙叨实则无时不刻在摆弄手机网络的虚空现实里，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不慌不忙地蒸一锅久远的馒头，擀久远的面条呢？恐怕像我这般生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多数人根本就不会蒸馒头擀面条吧，更不用说更为年轻的人了。即使像我在乡村成长，在大人的教导下学过制作赖于生存的食物，长大之后，各种便利，逐渐疏懒，也是偶尔为之了。

说久远，真的是久远啊，时光要回朔再回朔，到二十年前的生活，那时候我们的乡村人家青砖红瓦，庭前绿树，瓦上清烟，家家户户都以自家地里的小麦为主食。小麦打成面粉，放在厨房门后的面缸里，那是一家人最安心的所在。

天长日久的生活，馒头永远是主题，早上吃，晚上吃，永远吃不厌烦。妈妈总是早上和好面，让面在时间中不紧不慢地发酵，到了傍晚才开始蒸馒头。妈妈弯腰在面板前，笑盈盈的，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来回揉着面。直到面有弹性了，才把面揉成光滑的馒头或者切成整齐的小长方形。

妈妈并不着急把馒头上锅蒸，而是让馒头静静"长"。妈妈不闲着，她去灶下烧水。水开，馒头"长"好，可以上锅蒸了。我和弟妹坐在院子里玩，时不时望望房顶上的炊烟。晚霞明灿，炊烟袅袅，我们闻到了馒头的香味。

多年过去，乡村里的青砖红瓦的房屋都变成了一排排明亮气派的楼房，大家的生活也变化了不少，吃食多样，馒头再也不是主题。生活便捷，乡村里有了两家馒头坊，很多人也不再蒸馒头了。

而面条则是过去乡村人中午最常吃的食物。擀面条总是妈妈擀得最好，又细又长又筋道。院子里有葡萄架，夏季倭瓜很嫩的时候，妈妈摘下来，切成细丝，油炒之后，做成倭瓜汤面条，真是人间美味。至今依然怀念不已。

成长中还有一种妈妈做的面条，让人回味不尽。它是干菜面条，干菜是晒干了的芝麻叶，面条则是需要手擀面条，才能拥有那种黏黏的绵厚味道。

后来家里有了面条机，妈妈很少擀面条了。可是，我们在外读书工作，给妈妈打电话，说想吃她做的干菜面条了。妈妈总会说，干菜早已备着呢，回来了，我给你们擀从前爱吃的面条。

这样的撒娇和温情念想是一生一世的。就像很多人踏遍千山万水，吃遍世间美食之后，最想念的味道不过是一个手工馒头的香味，一碗手擀面的温情。

（耿艳菊）

人生百味

一棵树的美好

新西兰作家亚历山德拉·泰利的书《如果我是一只香蕉》中有一段话，是借书中男孩说出来的，"如果我是一棵树，我会十分高兴。不管我变得多么老，在我想成为的一切事物中，一棵树，似乎最美好。"

我不知道曾经有多少人会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并且真切地去感受一棵树的美好。我相信，有些人曾经有过很多千奇百怪的想法，却不曾将自己想象成一棵树，也无从感受成为一棵树的美好。有些人可能从来不曾有过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这是一个人思想过早成熟的表现，还是他缺少想象和趣味的状态呢。我无法评判他们，但我会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想法，譬如和那个小男孩一样，想象自己成为一棵树，并且努力去感受一棵树的美好。

一棵树的美好，可能是人们所看到的，它所站立的姿态的美好。第一次来凤凰山的时候，我就喜欢上那些枫杨树了。枫杨树沿河而生，长得都很高大，每棵枫杨树的树干上都有一些瘿瘤，都有被风雨摧折所留下的痕迹。在那些枫杨树中，有的向河面倾侧，有的仍然直立着，只是主干已经在某一个高度被风折断，它最上面的侧枝已经粗如主干，就那样伸向某一个方向。

有次，我经过一个水闸边，看到过一株柳树，它和一般的柳树不同，它的树干在一米多高的地方倾向水面的一侧，几乎是与水面平行，很粗壮的树干，并不高大，却让人感觉结实。我常看见有人爬上去，坐在树干平行于水面的地方，悠然地晃荡着悬空于水面之上的双脚。我无法每次去制止那些人，而那棵柳树，却默默地承载着许多人的快乐，我更喜欢它独立在水闸之上，无人打扰时的样子，那样美，那样谦卑，像是一位宽厚的长者。

一棵树的美好，可能在于它坚忍的品格。我见过的一棵树，它可能立根于沃野、山涧、河畔，它可能生于荒僻之处、闹市之中，它可能经历过风雨摧折，也可能被时间遗忘，可它们一直在默默地生长着。在我心中，最终每一棵树都生长成了一道风景，这道风景也许不是它最初所设想的样子，也许一棵树从来就没有想过它要长成什么样子，但这并不影响我眼中每一棵树的美好，那是一棵树经风历雨的沧桑，那是一棵树坚韧顽强的意志，那是一棵树初心不改的矢志不渝。

一棵树的美好，总能给人留下无比美好的记忆。二十多年前，我看到同学拍的一张皖南黟县塔川的照片，照片上是秋日清晨的村庄和田野，薄雾如烟岚，在山村和山间飘荡，徽州的老房子静如处子，田野里的秋树站立着，一树火红，一树金黄，一树焦墨，那是干与枝的骨骼。远山，在青黄红绿中斑驳如油画。很多年过去了，那些树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至今难忘，那是一棵树的美好，是我看到的，也是我心中的美好。

（章铜胜）

诗路花语

九月

九月
被季风吹熟
田野乡间
铺满五谷的香气
一种生动
一种壮观
在九月的脉络里流金溢彩
九月的样子透着喜庆
柿子高挂彩灯
玉米咧嘴欢笑
棉花仰面欢歌
稻谷弯腰羞笑

九月的颜色写满诗意
漫山红叶
镶满艳丽的诗眼
落叶飘零
洒落一地诗魂

九月的模样很重
沉甸甸的收获
压弯了农家的树
挂满了农家的墙
压实了农家饱满的日子

九月是一首诗
欢快着平平仄仄的韵律
九月是一首歌
流淌着铿锵锵的喜庆

（魏益君）

《观瀑布》

观看气势磅礴的瀑布，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拍客：盛近

《晚霞美》

晚霞初现，景色宜人。

拍客：余曼

《秋影》

一串红叶，在秋阳的照耀下，秀出美丽的身影。

拍客：穆平

《开启新生活》

金秋时节，新人们扎堆拍婚纱，开启美好新生活。

拍客：罗时东

图片内容：1、积极向上；2、吸引读者；3、标新立异，不得抄袭；4、附上图片题目、说明、拍摄地点、时间等信息；5、注明拍客的姓名，联系方式及通讯地址等详细信息。

投稿方式：1、发送邮件到hyjtbs@qq.com 2、加QQ1084748346发送离线文件。我们每期将挑选3-5幅作品刊登，采用的作品将发放一定稿酬，以资鼓励。

地址：浙江东阳花园村 电话：0579-86270021 总编辑：王江红 邮编：322121 印刷：东阳日报有限公司 印数：8000份 对开四版 发放范围：集团内部